

我和我的老师们

■ 赵荣发

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即将来临,我又不自主地想起了我的老师。

我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,因家道变故,随母亲回到故乡罗店,从一师附小转到罗阳小学的。这所学校有着悠久的历史,文学巨匠陈伯吹先生就曾在这里当过老师,而我转学后的班主任洪瑜琳老师,则是个非常漂亮的女老师。她就住在学校附近的一条小巷里,经常在放学后或者星期天邀请同学们到她家去做客,给我们补课、讲故事,和我们一起做点心一起分享。洪老师的女儿那时已经是个大姑娘了,她也把我们当作弟弟妹妹一样,经常和我们一起说笑吵闹。这时,洪老师往往会在一旁静静地望着我们,一双丹凤眼里流露出慈祥的目光。

也许是我的家境比一般同学更加清贫,洪老师对我特别怜爱。记得有一次,她让我带几样点心回家给我母亲吃。她把我搂入怀里,轻声对我说:“你替我问你妈妈好哦!”我闻着洪老师身上发出的那股好闻的香味,只觉得一股暖流涌上心头:“哦,我记住了!”

小学毕业后,我进了镇上的罗店中学,等读到高中后,当上了语文课代表,成了徐国强老师的一名“副手”。徐老师个子高高的,背有点驼,戴一副镜片厚厚的近视眼镜,看似有点木讷,其实能言善道。他学识深厚,尤其精通古文,每次上课,同学们无不专心致志。

因为是课代表,近水楼台多得多,徐老师常常会给我“上小课”,还想方设法扶植我。有时候,他甚至会帮同学们的作文本交给我,先让我作批改,然后再作定论。在徐老师的推荐下,我的作文一次次被刊登在学校的大黑板上,甚至还破天荒地出过一期个人专刊。当时的校园,黑板报就是最大的宣传阵地啊,现在想起来,我的“作家梦”,也就是在高中时代从校园起飞,飞向蓝天的吧!

可惜,我在高中毕业时,遇上了一个特殊年代,直到十年以后高考恢复,这才跨进华师大的校门。

华师大的校园无疑是极为美丽的,丽娃河夏雨岛风光旖旎;而更为声名遐迩的,是这里名人名家荟萃,其中,就有我们中文系的好几位著作等身、仙风道骨的大牌教授,他们各具魅力,为我们的成长成才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活力。我曾经几次听过徐中玉教授的讲课,先生站在讲坛上,一身布衣,精神矍铄,他渊博的学识和洒脱的风貌,让整个教室变成了一座辉煌的殿堂。

我再次见到徐中玉教授,以及同时出现的钱谷融教授,则是在很长一段岁月后。2014年冬日里的一天,“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”颁奖典礼隆重举行,12位获得终身成就奖的艺术、学者,齐齐亮相,其中就有两位先生。而几乎令所有嘉宾意想不到的,是两位先生



■ 荷(国画)

张继德

桂花苑

刊头书法 陆文

的答谢词居然如此谦和。钱先生在先,说了这样一句话:“我既无能,又懒惰。”徐先生稍后的一段话同样质朴:“感谢大家给我的荣誉,我做得还不够好,还要继续努力。”

那天,我是在电视里看到两位先生的,我特别激动的,是因为自己在这么多年后,还能聆听到这样一堂为人圭臬的讲课。

人的一生中,最值得铭记在心的,应该就是老师吧。我庆幸在自己生命的旅途中,曾遇到了这么多的好老师,高尚、卓越、率性、纯粹,都不足以表达这个“好”字的容量;也因此,我为自己在大学毕业后,也曾在教育园地里当过八年园丁而无怨无悔,深感自豪。

感谢教师节,让我记得自己是怎样一步一步走来的,之后,又将走向何处。

看见峡谷

■ 黄阿忠

草原、雪域、森林、高山、溶洞、河流、瀑布等等,华夏九州风光无限。我以为,最为适宜游历而能和大自然零距离接触的,以及让人震撼的莫过于峡谷。

南方有山,多为丘陵。或有二、三千米峰峦入云端,云雾飘渺成风景,然灌木丛生之中,乱石嶙峋之间的峡谷,却有一种野趣让人流连。

峡谷者,脉络相交的低洼处,两山之间的谷地;溪涧纵横之水潺潺流淌,景象隐隐灌木林荫。两峰交错之深沟。宽处叠障缭绕之幽壑,或可竹筏漂流;窄处若闻鸟语蛙鸣,趣味盎然。

游山去峡谷,看乱石大大小小置沟壑,溪水于隙间流动;坡有高低,故而水流或湍急,或舒缓,观水定能寻得野趣。悟道载文;烟霞养艺。听岁月流逝之声,参天地灵气。

至于峡谷阔而激水湍,或做漂流活动亦别有一番情趣。夏至赤日炎炎,水中戏嬉消暑降温;峡谷撑竹筏,水波粼粼,与水零距离互动;或乘皮艇作一次激流玩水,涧水由上往下流,产生冲击,使之与水有一番搏击。我忽然悟得游水的一个道理:笔顺如水流高下急转,逆力而上溅出水花,彰显笔意;顺逆如水之进退,搏击之中有节奏而强弱出焉,水之大小又若墨之浓淡,急湍阔水如浓墨泼洒,涓涓细流如淡墨晕染,水流断续若笔墨分而起伏,宛转相承。或曰此仅为中国画笔、墨之理,太为小众,不画画之人如何能看懂。然若中流击水喻人生:顺水顺风千帆起,逆袭潮流不可取,逆水行舟,不进则退;倘若落水,千万别气馁,跃身而起继续奋进。如果在水中不把握方向,便谓之毫无目标;如果跌入水而不奋起,必将激流回旋而后退,人生的道理,在水中亦能悟而获得。

中华地域广阔,地貌各有不同。那么峡谷呢?除了南方的那些

峡谷外,是不是还有其他种类的,其他的峡谷又是什么样子的呢?

西北的峡谷是另一种地貌,那种浩瀚,那种气势壮阔,如果不亲临,是无法想象的。

西北的峡谷是天地亿万年变化后,留下的造型,它的高度在地下300米;它像是大地忽然裂开了一个绵延几十公里的口子,一下子把你带进梦幻。

站在峡谷的边缘,立刻感到它的宏伟,气势磅礴,不自觉地油然而生一种震撼。两边陡峭岩壁,巍然屹立,那些山脉的脊梁、沟壑,像是刀削一般,大自然鬼斧神工,真可谓雕刻高手。时光赋予峡谷的灵魂游离在峡谷两边的岩壁,涉过谷底蜿蜒曲折流淌且有变化的河泊、溪流。多少年来在崖口守望日月,生生不息地流淌;风过谷口,仿佛从天边传扬的轰鸣,那种自然的气息,不断地充实心力。

峡谷涵涵大气,在自然中以它的坚韧而生存,形成这样的造型,需要千万年不断地演化磨刻。我想,峡谷是上苍奉献给人类的一件雕塑作品,或者说是融合当代艺术的装置作品,又或是曾经风行一时的大地艺术。说是雕塑,那作者一定是跨纪元的,有大气度的,手执鬼斧的,汲上苍之元气,身负神工的雕塑艺术家;说是装置,那么就是艺术家把从女媧那里取来的五彩岩石重新组合、排列,用它们的色彩和造型搭配在崖壁,从而生出另一种光辉;若要论大地艺术的话,那必定是旷世的巨作,在这些宽敞的沟壑中,在谷底流动节奏的溪流中,在两边岩石的组合中,在似刀削出的脊梁的排列中,凸显了诸多与天、地共同创作的视觉。

日月之清光,山川之雄浑,自然给予的思考,自然给人的启示,都在峡谷之中。站在崖边,除了有心旷神怡之感外,更多的恐怕是对天、地的敬畏;你会觉得人非常之渺小,会一下子清空了所有的想法。在峡谷,你不知不觉在洗涤灵魂,你感慨、翻悟,人世间的众多烦恼,一切恩怨都在这里烟消云散。

10、旁敲侧击(上)

“这个鬼东西躲哪儿去了?!”朱洪波上杨克非宿舍又没找到人,连同住的薛志达也不清楚,但他一定要找到杨克非,他再也憋不住了。

他曾经洋洋自得了一阵,但没过多久,在他人看来极其平常而对他如同眼中沙子的事接踵而来,先是孔实际上已当上了正班主任并且举办了出彩的火炬班会,得到普遍赞誉。后又成心跟自己作对似的,搞大动作,跑到市

区去搞活动,这可是史无前例,要是成功了影响该多大!曾经祈祷盼孔搞黄了,对泮书记说这是标新立异出风头,万一出车祸可是重大事故,谁来担待?上头最后还是追责校领导!经他这样一“提醒”,泮书记不赞同这活动,偏偏校长很欣赏,说什么参观鲁迅先生之墓既是语文课,又是政治课,一举两得。于是只好“等”——这个“等”字曾让他稍感不道德,但他无心顾及。谁曾想到,天不遂人愿,他们平安回来了,并可恶地还在大街列队行进,高唱军歌凯旋一般,这样一来名声扩散到校外社会上。差距越来越大,必须立即采取对策,而这只能跟杨克非密商,尽管他有点鬼,但还不至于下套吧?

在遍找不着之际,他猛然想到“白宫”这个概念——所深藏在校园西南角夹竹桃丛中的教工俱乐部,始建于“大跃进”年代,经过经济困难时期,设备陈旧,已少有人光顾。他料定杨准在那里。果然不出所料,杨克非正在二楼会议室长方桌上辅导学生,一名无疑是领导之一泮书记的女儿,一名是党支委的儿子,一名他却看不懂——是他自己班里极普通的学生。他果然在打情感牌——说白了就是拍马屁,先不管他,那是他的做派,自己的事要紧。

杨克非见到朱洪波,面露一丝尴尬,当即叫退三名学生,把朱洪波请到休息室,把屁股搁在沙发上,关切地说:“你气呼呼的,谁惹你了?”

朱洪波没搭理他,而只顾发泄。杨克非这才镇定了下来,看来这家伙对自己并不太在意,这就放心了,于是转而想怎样对付他。孔仲礼当然要对付,这家伙也需除掉,而且容易对付。他向后一靠,将全身埋在沙发里,眯起眼睛望着气不打一处来的朱洪波说:

“我说小老弟消消气吧,该气恼的应该是我!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这不明摆着吗?你一出手就捞得个‘领头羊’这么鲜亮的称号,我呢?难道我在睡大觉?”

经他一说,朱洪波的气还真的消了一半,不过孔仲礼的光环实在太炫目,他实在无法视而不见,总得设法超过去,不然自己永无出头之日。

“我来找你是想听听你的意见,咱们怎么跟他进行友谊竞赛?”

“别别,你别扯上我,我是心悦诚服,甘拜下风。”杨克非连忙撇清关系,免得惹上羊臊臭,“不过你既然把我当朋友,我当然也应真诚相待。其实你不会输给他,只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。”

“是吗?”朱洪波被吊起了兴趣。

“不是吗?你一出手,搞了一次革命歌曲大联唱,不就获得了表扬吗?他这方面是弱项,你想超越就照俗话说‘扬长避短’,我知道你这方面花样蛮多的。”

校园静悄悄

■ 吴钟麟

